

玉渊杂谭

中餐申遗真的难于上青天?

文·杨雪

作为一个深深热爱中华美食的吃货,我对中餐申遗屡战屡败这件事是颇有微词的。中式烹饪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美貌”与“智慧”并重,中餐与西餐、土耳其餐不相伯仲,却未能与之一同列入世遗名录,再加上后来连日韩和韩国泡菜也上榜了,怎能不令人恼火。

谈特色问题,有多少中国人了解孔府菜究竟是个“什么鬼”?又搬出孔老说事可能有一定的原因。日韩饮食申遗成功确实对我们刺激很大,所以在仔细分析研究了韩国泡菜的申遗报告之后,我们发现介绍泡菜本身才占20%的内容,而制作泡菜过程中的邻里交往、吃泡菜时的习惯、泡菜带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精神享受和影响才是重点。不知是不是受此启发,我们干脆请出了诗礼传家的华宴,好彰显我中华儒家文化的正统。

这样看孔府菜申遗,特色倒是有的,反而是普善性不足。不论是过去“钟鸣鼎食之家”的官府菜,还是现在高档饭店的一席宴,对于寻常百姓而言,都是来之高阁的精英文化,无法进入中华饮食文化的主流。那么,为了粉饰文化,拿大多数中国人没吃过的菜去申遗,别说八成没戏,就算侥幸成功,也难以引起国人的共鸣。最多,某些经营孔府菜的饭店可能会迎来小小的春天。目前列入世遗名录的美食,不仅在其民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还在世界范

国内有着强大的传播力。再看中餐申遗的战队——广式烧鸭、椒盐焗鱼、香滑炒排、蒜香鸡翅、五香冻羊糕、扬州炒饭、文思豆腐羹、梅干菜焖牛腩……一半都没吃过,资深吃货表示压力很大。窃以为,这些花里胡哨高大上的菜式,比不上游历欧美国家时在中餐馆里吃的一盘宫保鸡丁。不知道我们选送申遗美食的标准及其背后的考量是什么,有没有千丝万缕的利益纠缠。至少,从扬州炒饭申遗,还是能嗅出不断的动机。如果单从食文化出发,中

华美食虽然类目繁多、技艺博杂,南北东西差异巨大,但求同存异,系统性归纳一下,火锅、饺子、豆腐等全民美食都更能代表中餐文化。中餐的号召力绝不在于食材的珍贵和菜肴的珍馐,而是那份独属于家乡的味道、妈妈的味道——承载了集体记忆的平凡食物,能令游子腹腹之余得到抚慰,家常可口之后是荡气回肠。《舌尖上的中国》之所以风靡,“秘诀”也在于此。疆域广阔而古老的美食之乡无缘世遗美食名录,那一定是申遗环节出了问题。

朴树

文·陈超群



一直以为,朴树只是一名校园歌手创造出来的艺名,暗示着歌手在音乐中对某种质朴青春的审美和追求。直到翻阅植物图谱看到了“朴树”,才知道世界上真的存在一种叫朴树,荨麻目榆科朴属落叶乔木。

看了图谱也才知道,原来我的校园深圳大学城就有朴树。在一处草坪上,几棵朴树舒朗地长着,春天抽出新叶,夏天绿荫如盖,秋天树叶金黄,冬天繁华落尽。我喜欢朴树,就算以前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叫朴树,我也喜欢这种树。

多少次,我站在树下,欣喜于在早晨的阳光下看到了清新的“女儿绿”;赞叹它的树叶怎能生得如此不疏不密,正好可以让光线一丝一缕穿过,在树下的草地上投下梦幻的光斑;沉溺于秋日夕阳下它静谧而灿烂的黄,那是南国难得见到的秋色;或者,感受朴树在冬天树叶落尽后的那份冷静。

我拍摄它们,画它们,甚至摘下树叶压干做成标本镶在画框里。清晰的三出叶脉,边缘有小锯齿,轮廓线条干净明白得像画上去的,又流畅精致得让人感叹除了大自然本身恐怕没有人能画出这样的树叶。

得知“朴树”其名之后,每当走到这几棵树下,又多了一份美丽的联想。大学时代是听着朴树的歌走过的,《那时花开》《生如夏花》,安静朴素的唱法,歌词里带着忧伤、孤独和梦想,一如校园里的男孩独自坐在窗前弹着吉它唱歌一样。歌手朴树原名濮树,不知道他将名字改为“朴树”时,是不是见过朴树?不知道他是否曾经站在朴树下,胸中涌动着音乐创作的灵感。那是无比美好的场景。

也许是因为校园歌手比植物出名太多了,当我在校园中告诉男生女生,那几棵就是“朴树”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哇,原来真的有朴树这种树啊”,然后就开始聊起朴树的那些校园歌曲来。不知道是哪个朴树成就了哪个朴树,总之,朴树还真真是很有校园气息。

近期发现,其实作为植物的朴树,其“朴”字读音并非朴素的朴,而是“po”。查商务印书馆2001年《新华词典》,朴(po,四声),注解为落叶乔木,果实近球形,橙黄色,树皮光滑,灰褐色,可作造纸原料。

朴(po,四声)树,读起来像“破”树,骂人话,哦,骂树的话。不同读音带来的感觉前后一对比,真叫人大跌眼镜。这美丽的树要是会说话,该要叫屈了。

所幸的是,偶然读到了作家华姿在《万物有灵皆可师》中的一篇文章,引领我超越了对朴树外在和名字的审美。华姿写道,“有个心理学家讲,当一个人焦虑不安或是心灰意冷的时候,如果走进树林,抱住一棵树,而后静静地待一会儿,那么,他就会渐渐平静,并对人生重新充满信心 and 盼望。因为树是有阳光的。比如这棵朴树,在它生长的几十年或者几百年里,那照耀过它的阳光,并没有随着落日消失,恰恰相反,所有照耀过它的阳光,都被它贮存在了年轮里。这真是奇妙。”

的确奇妙,树里是有阳光的,作家的文字里也是有阳光的,我好像豁然开朗。不过我没有像华姿那样去抱一棵朴树感受一下心理学家说的是不是真的。抱树就能从沮丧失意变得信心满满,这多少有些抽象和主观,若没有理解何谓“树里是有阳光的”,抱多少棵树都不管用。

读了这段有关朴树的文字后,我十分相信,既然树能把阳光贮存在自己的年轮里,那么,一个人若能跟树一样,把那些健康的、有价值的思想、知识和情感,适时地储存在自己的生命里,那么,他一定会成为一个美好的人,一个内心丰盛的人,一个在他人需要时能及时地给予扶助和安慰的人。”

桂下漫笔

王云五的薪水

文·胡一峰

1912年,24岁的王云五走进南京政府教育部,当了一名普通干部,每月工资30元。当时,1块钱可以买30斤大米,猪肉的话可以买8斤,粗略算来,那时王云五的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3500多元吧。虽不多,也不能算少。但如果你知道王云五当国家干部之前的收入,或许就不这么想了。



王云五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奇人,自学成才,19岁就当胡适的英文老师,而当时的胡适是17岁。后来,胡适多次举荐这位比自己大2岁的老师,师生互相提携,成为一段佳话。

到南京政府工作前,王云五在中国公学当老师,月薪250元,还兼任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每月不下200元,同时经常为《时锋报》撰稿,算下来每月总收入应在500元以上。也就是说,教师兼撰稿人王云五比公务员王云五,收入高了十多倍。

而且,王云五的传记中说,他求职时其实很看重薪水高低,在进入教育部之前每换一个教职,总要比较一番待遇。确实,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卅八自述》中,王云五对自己早年一桩桩“跳槽”往事记得很清楚,并不厌其烦地记录薪水的更迭。不过,这并非因为王云五贪财,实在是维持家用所需。17岁时,王云五做同文馆的教生,每月津贴24元,他把其中一半送给母亲零用,剩下的一半主要用来买自己喜欢的书籍;同时,他还给《南方日报》译稿,每月可得稿酬60元。后来,他又到私立英文专修学校益智书室任教,月薪开始是200元,但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渐增至280多

元。虽然收入颇丰,但王云五资助身染重病的二哥每月100元。二哥去世后,仍每月送二嫂二三十元作为零用。为此,连购买心爱的《大英百科全书》都采取分期付款,用“按揭”的方式才买齐了全套35册。那么,王云五甘愿选择“断崖式”降薪,脱离学校走上仕途,是否是为当官呢?似乎也不是。因为,比起清水衙门的教育部来,王云五在南京政府的第一份工作,更像一个往上爬的捷径或“肥缺”。

临时政府成立前,王云五曾被推选为香山同乡会主席,代表同乡父老欢迎孙中山,当场被孙看中,委为总统府秘书,负责接待处的工作。这份儿工作是名副其实的领袖身边工作人员,天天接触最高领导人。前来拜访、求见孙中山的人,先要经过王云五这关,而他们能否顺利晋谒孙中山,王云五也有一定的决定权,他认为无须孙中山亲自接见的,可以直接驾驾或转给其他部门接洽。中国政治向有“宰相好见,小鬼难缠”的文化习俗,对古今官迷而言,王云五这份工作当然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头等美差啊。但就在王云五手握“大权”不满半月之际,接到了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一封信

信,希望他到教育部去工作。起因是王云五在赴总统府任前,曾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畅谈了对学制改革的建议和主张,蔡对此大为欣赏,故来信相邀。王云五拿着蔡元培的信,有些为难,只好面呈孙中山请示,孙中山不但没有为自己选中的人竟想调走而发怒,反而对王云五鼓励有加。于是,年轻干部王云五的工作安排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上午仍在总统府接待处工作,下午到教育部办公。王云五后来称,“我对于蔡先生并无一面之缘,而且已有总统府的职务,更无借此求职之意,只是以教育界一分子贡献一点有关教育的意见而已。想不到蔡先生对于一位尚未谋面的青年,而且丝毫没有透露毛遂自荐之意,竟也特别拔擢。”第二年,政府北迁,王云五又来到北京,继续在教育部工作。

那么问题来了,王云五放弃高薪、肥缺,甘愿到冷衙门去坐“冷板凳”的原因究竟何在呢?以我浅见,或许和两股“风”有关,一是当时教育部机关奉行的勤俭之风,二是教育总长蔡元培倡导的清廉之风。

蔡元培主持南京政府教育那时,自己一不领薪俸,还勉励部属厉行节俭。当时,教育部总长以下至录事,不过30余人,除了总长、次长由大总统任命外,其余人分不等级,一律称部员,不授官职,每月支津贴30元。民国政府北迁后,蔡元培再次表态不拿薪水,并规定次长以下一律月薪60元。

当时的教育部,也没有官衙习气。“由于人数少、层次少,工作气氛浓,所以行政效率很高。大家以摇铃为号,分工任事,各类案牍随到随办,从上午9点上班,干到下午5点散班,如同书局的编辑部”。蔡元培本人坚持以身作则,不讲排场,不摆阔气,“惟务实际,内鲜仆役,致以堂堂教育总长亲诣大总统府领印,乘人力车往返,见者駭为开国史之趣谈”。蔡元培的行政路线是简政放权,干部路线则是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不论党派、年

写在书边

《大师课徒》自序

文·魏邦良

朱元璋相当赏识大学士宋濂,对他说:“朕以布衣为天子,卿亦起草莱列侍从,为开国文臣之首,俾世世与国同休,不亦美乎?”为示恩宠,朱元璋任命宋濂长子宋慎为殿廷礼仪司序班,次子宋璠为中书舍人。祖孙三代同在朝廷为官,一时传为佳话。

在我国历史上,良师之多,不胜枚举,那么,看看他们如何传道授业,如何设帐课徒,对我岂止不为无益,简直大有好处。笔者撰写此书,初衷正在于此。本书以民国师徒关系为线索,着力梳理十余位民国大师在教书育人文化传承方面的卓越贡献,并通过特定的角度,再现民国大师的风采,追溯他们春风化雨的人生。钻研学问,大师如何解惑答疑?做人处世,大师如何指点迷津?大师与弟子之间的那些意味深长而又妙趣横生的交往对话,后人又有哪些启迪?这些都能在本书找到答案。

在中国学术文化源流中,师承关系极为重要。不少大家就是在名师的言传身教下开始了自己的学术人生,踏上了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本书即聚焦于大师与弟子的“师承关系”,相信读者能从大师的“言传身教”中获得做人育学的养分。

写作过程中,大师们对教育的呕心沥血,对弟子的牵肠挂肚,以及他们做人之温厚,做事之谨严,都予我“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之感。

在我,写这本书,是朝圣之旅,也是取经之路。倘若,日后在教学中,能从大师那里“偷”得一招半式的“武功”,那就是笔者的福分与造化。

权以这本小书向大师致敬。

然而,正如俗话说的那样,世间四事常不了:春寒与秋暖,老健及君宠。几年后,朱元璋处死胡惟庸,并发起一场轰轰烈烈斩草除根的清除“胡党”运动。宋璠宋璠受此牵连连累黄泉。年过七旬的宋濂也一朝捉将官里去,眼看断送老头皮。

太子朱标,为救老师宋濂的命,以死相谏,希望皇父能放老师一条生路。皇后也开始茹素,为宋濂祈祷,并含泪劝丈夫,曰:“民间延一塾师训子弟,尚始终不忘。宋先生授太子诸王经书,今奈何杀之?况宋先生致仕在家,又何与京师事也?”

因为当过太子的老师,身处险境,太子才会舍命相护,皇后才会含泪劝告,而朱元璋也不得不老大不情愿地收回成命,将死刑改为流放。可见,老师这一职业,在国人心中,原本有着很高的地位。

太祖朱元璋的残暴与太子朱标的善良形成鲜明对照,父子俩因此格格不入。酷虐的太祖如何生出一个温厚的太子?因为太子有个天性醇厚的老师宋濂,苦口婆心,言传身教,向他灌输了多年“仁为本”“礼为先”的道理。正如方孝孺说的那样:“太子宽仁明,天下归心爱戴,太史公(宋濂)之功居多。”

一个人的身体发肤来自父母,一个人的思想品质往往出自老师的“手笔”。考虑到老师对弟子的决定性的影响,为人师者不可不慎之又慎。

笔者忝为人师26年之久,由于天性愚笨,对如何当好老师,还是懵懵懂懂。好



冬天(油画)

列德涅夫(俄罗斯)

《星球大战》:第一代科幻的谢幕之作

文·郑军

尽管《星战》携北美新科票房冠军威名,宣传力度远大于前传上映之时,但首日票房仍然没干过本土的《寻龙诀》,仅与《港囧》持平。观众反应也如预期般两极分化,有的星战粉看得热泪盈眶,而在放映时小睡片刻的普通观众也有之。

讨论星战系列的中国市场,经常说“这个系列没来得及培养中国粉丝”,这只是从星战角度出发的立论。而作为1981年阅读星战小说译本的最早粉丝之一,从科幻爱好者的角度,我以为,它是第一代科幻,尤其是第一代科幻中太空剧类型的收官之作。

最早的科幻往往把科学当成元素、背景、皮毛,核心情节则来自其它类型故事。太空剧就是当时的典型,把骑士剧、宫斗戏、西部片这些故事放到太空背景里讲述。《异星战场》和《基地》都是太空剧早期小说代表作。

卢卡斯作为科幻迷,从小看这些太空剧长大。具体到《星球大战》本身,据说受黑泽明

电影《怪屋里的三恶人》影响。即使不知道这些背景,也很容易看出星战其实就是个武侠片。

这样的文化来源,给星战系列造成了难以调和的缺陷:先进技术和原力,哪个才是推动情节的核心元素?如果是《超人》或者《X战警》,设定超能力大过技术,导弹、核潜艇都能被超能力干掉。如果是《机器战警》这类科幻,完全把新技术当成核心,则没有其它类型什么事。

但星战却两样都舍不得。于是,阿纳金这家人不仅原力强大,而且都是工程技术高手。能修理东西,制造机器,擅长驾驶。但星战又不像《终结者》这样的下一代科幻,设定先进技术当成情节主线。结果,武士们既不是很出色的发明家,超能力又不如那些X-MAN,两样都没突出。

与《星球大战》同时代的《星际旅行》系列,也是太空剧的谢幕之作。相比之下,《星际穿越》《火星救援》这样的新作完全把科学当成核心情节。“星战”与“星航”这两个系列

都开始于三四十年前,却始终没有后来者。好莱坞曾经把太空剧经典小说《沙丘》搬上银幕,90年代末又搞出《星际传奇》系列。包括不久前的《木星上行》,一都要重振太空剧,但都没成功。唯一成功的《银河护卫队》因为有漫威作为平台支撑,但并不具有可复制性。

《星球大战》在1977年的成功,曾经激发了一波科幻大片拍摄浪潮。仔细一看则会发现,里面没有太空剧,甚至没有第一代科幻。《异形》写的是人与自然的冲突,《终结者》展示了人与机器的冲突,《第三类接触》和《ET》是当年流行的科学探险题材。艾默里奇专注于灾难科幻。到1999年《星球前传1》与《黑客帝国》同时登场时,前者的理念已经差后者整整一代。

中国科幻迷群体形成较晚,起点也更高。如果一个人先看过《三体》再看《星战》,他怎么可能喜欢后者?也许,靠全球粉丝推动,“星战”和“星航”这两个系列会再拍下去,但它们不大会有新生。